

以前的弱點很多，中山先生深知有澈底改造的必要。他承認民國成立以後，「黨務反不如前」；把從前革命的精神都無形喪失。他以為失敗的原因一則在祇顧軍事進行而將黨的力量忽略。二則在覺缺乏民衆的基礎，三則在過於妥協。他知道「因為大多數人民不了解本黨的主義，所以本黨在中國革命，從前的破壞成功，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本黨分子……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會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情願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他主張將黨的勢力向內地擴張，並「以人民之心力為吾黨之力量」，因為「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他既久已覺得有改造的必要，所以就先後於民十二年一月與民十三年一月兩次將國民黨澈底改組。改組的方法借鏡於蘇俄者實多。他曾明白的說：「吾黨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範。」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日指出改組的目的在使國民黨能夠建國與治國。他說：「從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復起來，把革命黨改組。這都是由於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非有復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不能夠改造得好。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但到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太亂。……所以現在國民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

## 論吾國今後的國防計劃

史國英

國，尚未到治國。」他雖然用「政黨」二字，但實際上是具有革命性質的國民黨。所謂正確的目標是三民主義，而應依循的革命程序是建國大綱中所定軍政、訓政、與憲政三個時期。

軍政、訓政與憲政三個時期的政治既由國民黨負完全責任，在憲法未頒佈並施行以前當然不能實行平常所了解的政黨政治。但這並非是說不許其他的政黨存在。中山先生在晚年仍承認普通政黨存在並許其參與國事。民十三他在致段芝泉電中云：「且當國民革命之初步有賴於武力與民力相結合，故預備會議以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與人民團體平等同列。此即吻合於武力與人民相結合之言也。」同時他還將政黨別為可以參加國民會議的團體之一。在訓政時期，一完全自治之縣既「待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在一省的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既「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各政黨自然可以與國民黨在舉行縣省選舉時有平等競選的權利。建國大綱第二十三條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國民大會的選舉似也無不許普通政黨參加競選之理。但這都不能算是政黨政治。真正的政黨政治，須至憲法頒佈後全國國民依憲法舉行全國大選舉時始能實行。

120921

說到國防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一國沒有國防就不能生存。復次，統觀中外古今的歷史，廣義的說一句，就是一部戰爭史；換言之，人類戰爭的時間占百分之九十強，而和平的時間不過占百分之十弱。因此自有人類以來，始終在生存競爭非常劇烈，有強權才有公理的時代中生活着，所以戰爭成了生存必要的條件。

因為有了充實的國防，才能保障勝利，維護生存的競爭。我們披閱世界的歷史，可以看到許多國家，因無國防或國防不實而遭滅亡的，不可勝數。可是於今尤烈。就把這次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作例證，在作戰初期，國防脆弱的國家，被對方侵略的國家，如秋風掃落葉一樣，一個一個相繼崩潰了。「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沒有國防是何

現在講到我國的國防，究竟是需那種階段呢？當然大前提：首須決定他們的國策是怎樣？國防的方針是怎樣？次之方能擬定國防計劃和實施步驟。

我們的國策，固然在維護和平，而不是侵略的。但是維護和平的最佳武器，應首推國防。一個國家能充實她的國防，則野心國家便無隙可乘。故和平和國防，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決沒有什麼衝突的。一個國家有了充實的國防，方可免受侵略，方可生存於這個世界上。國內有一部人曾說，中國用不着拿一個國家作假想敵；站在軍事立場上來衡量，這句話是不對的。我們的鄰國暴日從明代以來就由「假想敵」而變成第一個「真正敵」了。只要倭寇一日不滅，我國第一個假想敵的目標即一日不能取消的。我以為吾國今後的國防，應為「超度的國防」；此中理由，正是針對第一個侵略中國的暴日而發的。日本在前兩年就大呼所謂建立新體制；前些年時發表宣言，說日本要有「高度的國防」。倭寇的國策是侵略的。我們要保障國家的生存，維護國家的權利，就必須有力量給侵略者一個反擊。所以標定「中度的國防」，沒出息，太自暴自棄，固然大大的不可；就是策定和倭寇一樣的「高度的國防」，永久跟在人家後面，我覺得還太消極。昔人所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步敵人的後塵還有什麼希望呢？因此我們為迎頭趕上就須切實決定我們要有「超度的國防」，這是毫無遊移的餘地，舉國人士，應當一心一德邁步向此標的前進！

談到國防問題，除軍事為主幹外，必須與政治經濟等相配合。有一部分人也許要疑惑我們的國力不夠，并且國策既非侵略，就用不着這樣「超度的國防」。這當然是太穩健和消極分子所主張的。可是我可以把一個現實的事實來作反證。中國的抗戰，在戰爭初爆發的時候，除了我們賢明的蔣總裁和極少數高瞻遠矚的明達之士，認為中日戰事是持久性，其餘百分之九十九，可謂都是替中國擔憂的，認

中國是危險的。連軸心最近場台的三禍首之一墨索里尼都這樣說過：

「中國憑什麼力量去抗拒日本呢？」這句話委實太侮辱我們。并且善意的說一句，把中國也看的太可憐了。那知道中國迄今已抗戰六年多，力量愈戰愈強，這是鋼鐵一般的事實。可惜倭寇還沒有給我們擊潰，否則在最短期間巴多格里奧倘若再不接受盟國的無條件投降，我們也可以派一部遠征軍和英美盟軍並肩向靴形的義大利本部攻擊前進了。那不是哀人者反被人先哀了嗎？這恐怕是墨索里尼所夢想不到的事實吧！而一般先為我們擔憂近年才為我們寬懷的國際人士，也只能批評中國是「高深莫測的國家」。所以我們只要把大部的國力用在國防上面，就可以建設這個「超度的國防」。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事實啊！過去吾國人的通病：「不為或遲疑」，這是最誤事沒有了。

根據上面的事實，我們再談國防方針和國策是怎樣？我國的國策是三民主義產生的，因為我們的建國工作，無一不根據三民主義，所以三民主義就是我們國策的原理。因此，我們的國防方針就是要建設一個力量，這個力量好比雷霆萬鈞的鋼鐵。有了這樣鉅有力的鋼鐵，才能保障三民主義可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建設可以成功。有了這樣力量：我們才可以抱「人不侵我，我不侵人」的宗旨。假如再有暴虎馮河的侵略者來侵犯我們的國境，到那時候我們可以用鋼鐵給侵略者一個重天的打擊。第一鎚達到我們的「近目的」，令侵略者不能復抗。第二鎚也可以達成抗戰的「遠目的」，令敵人屈從我之意志。

復次，既決定了我們的國策和國防方針，關於政策方面就可以隨國情環境而擬定適合時代性的策略了。比此我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定的政綱，到中日戰事發生以後，又制定了抗戰建國的綱領。可是政策儘管變遷，而原理卻仍是根據於三民主義，國防也是一樣的原理。一國的國防方針一定是和國策相配合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我們講到國防計劃，可以把「總理的「國防十年計劃書」作藍本，——民國十年七月八日致廖仲愷書——總綱內容包括六十二節

目。可惜那種偉大的計劃，只有綱目，沒有來得及把詳細的計劃草擬出來。我們細讀「國防十年計劃書」的綱目，可以說把本國的實業、交通、教育、外交、經濟、財政、軍事等問題，以及世界大勢，都是包括在內。我想政府要擬定這種偉大計劃的初稿時，必須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中設立一個「國防計劃組」，指定中央各部會負責人及加入一部對國防問題富於研究的人士，將綱目分門別類的研究和起稿，限定半年或一年將初稿完成，將來草覆稿時，觀察世界大勢及我國新的國情。考慮是否還須增加一部綱領？因為草擬國防計劃時，必須着眼的幾點：計劃確定後是否可以按步實施？——不能實施的計劃，等於畫餅充饑——這個計劃是否適合現實的需要？並且能否革除歷年來我國的通病？——首先要過去在思想、精神、習慣各方面的弊病，一概掃除——總之這種國防計劃最後決定時，必須在百年之內可以適用而無阻。

個人感覺到 總理所寫的「國防十年計劃書」的綱目，只要逐項研究清楚，最後再增加一部必要的新綱目，並且——能夠見諸實行。

## 政治與電訊

政治科學，為社會科學之一支，雖與其他學科都有相當聯繫，可是在這國際戰和宣傳戰白熱化的今日，更顯示着他與電訊科學關係的密切與重要。

何謂政治？依中國從前儒家說法，有「正其所不正」的意思，所謂「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總理說：「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這解釋再明白直捷也沒有；但政治的內容與機構，卻經緯萬端，繁複異常，至於電訊，是指現有的所有無線線電話電報和電視傳真等的一種通訊利器，這種利器如能巧妙運用，能增加

那麼「超度國防」的基礎一定可以樹立起來了。不過這並非是軍事方面的單純問題，關於中央各部會都是有連帶性的關係。我們可以這樣說：國防最高原則應該以國防軍事的見解來決定。然後非軍事機關各部會根據這最高原則分別擬定其中有關綱目。復次，因國防計劃是一切計劃的泉源，所以必須集思廣益的研究和擬定。可是各部會草定計劃綱目時，必須遵守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要規定實施的程序。那麼在實施的時候，不論各部會的部份計劃或者國家的整個計劃，實施的步驟才不致凌亂。所以在前文曾提過「是否可以按步實施」？也就是這個理由。

現在我們距離最後的光榮勝利目標已很近了。對此刻不容緩的國防大計，應當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迅速完成初稿，將來實施時我們要和盟邦領袖英、美、蘇站在同一水平線上來建設新世界，而保持四強的永久性榮譽。這才是我們建設「超然的國防」最終的目的啊！

八、六，在貴州。

趙曾珏

效率。究竟它們——政治與電訊——有着甚麼緊湊聯繫及如何重要，乃是本文所需討論和解答的問題。

人類自有史以來，即藉一種政治機構，以營共同生活，如自部落以進至國家是。但此種機構的綜錯繁複，實隨時代以俱進；而人民參與政治的機會，也因政制的不同而大有出入。所以在專制國家，大權操於君主手中，人民僅為受治者而已。降至現代，政治及於全民，組織愈臻縝密，政務日益紛繁。而國際風雲尤為瞬息萬變，不可究極，舉凡一切設施，皆應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用最大的效能，以爭取時